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

人类学

历史与理论

[英] 阿兰·巴纳德

(Alan Barnard) / 著

王建民 刘源 许丹 / 译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华夏出版社



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
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王康 主编
王德 副主编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

阿兰·巴纳德 (Alan Barnard) 著
王建民 刘源 许丹 等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英)巴纳德著;王建民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从)

ISBN 7-5080-3883-5

I. 人… II. ①巴… ②王… III. 社会人类学-研究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115 号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by Alan Barnard

© Alan Barnard 2000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First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由 Cambridge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4576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

[英]阿兰·巴纳德 著

王建民 刘源 许丹 等译

责任编辑:田娟华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2006年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开

印 张:15.25

字 数:234千字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译 序

人类学是一门非常关注自身历史的学科，阿兰·巴纳德的这本著作是一本写给人类学专业学生的教科书。

本书审视了学科中重大学术争论的历史场景，追寻了理论和思想流派的谱系，并对与评价这些理论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本书覆盖了人类学的先驱者、各种各样的进化论、传播论和文化区理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行动中心理论、过程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多种面孔的相对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近来的阐释学和后现代主义观点。

本书作者阿兰·巴纳德是伦敦大学博士，曾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高级讲师，现任南非开普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任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研究学院教授。他的田野研究主要在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地，特别是科伊萨人（Khoisan）族群中进行，主要研究领域为狩猎采集者研究、区域结构分析、人类学史（特别是18世纪的人类学理念）等，正在从事布须曼人历史中狩猎采集民的理念、当代南非科萨伊人的认同等课题的研究。他已经发表了60多篇论文和7部著作，出版的著作包括《亲属关系研究的探索实践》（*Research Practices in the Study of Kinship*，与安东尼·古德合著，1984）、《南非的猎人与牧民》（*Hunters and Herders in Southern Africa*，1992）、《社会人类学：学生用简明概论》（*Social Anthropolog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for Students*，2000）、《狩猎采集民：在阿根廷发表的三篇演讲》（*The Hunter - Gatherer Peoples: Three Lectures Presented in Argentina*，2001）等，并与乔纳森·斯潘塞合编《社会

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6)。他的著作已被译为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语、韩国语,这本书是其著作的第一个汉文译本。

这本著作论述思路十分清晰。从人类学的学术渊源开始,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功能学派、结构主义、新进化论、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阐释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都在讨论的范围内。作者注意对人类学理论史有一种全局性的关照,即按照实践发展线索,更注意研究范式的变化,或者说是程式跳转过程。这种思路就使得我们对学科史能够有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全局观念。这也是作者力求传递给我们的认识人类学理论史的新思路。在全面论述的同时,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中,又表达了作者本人作为人类学理论和田野工作实践者多年研究的学术见解,并对某些问题略有展开。因此,这本书既可以作为学习理论的导引,又可以多次阅读,细细玩味,激发我们的理论思索。

与某些近年出版的国外人类学理论史著作相比,这本理论史著作关注整个学科史发展历程,没有轻易倾向于其中的某一学派,而是十分注意在大量援引资料的基础上,在不同学派的理论之间保持平衡,注意从一个更加宏观的思想史的角度对不同学科进行学术分析和认识。

正是对学科史的充分关照,在本书中显示出作者的学术洞察力。学术史是学术研究和训练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类学家的成长道路中,可能会有不同的途径。有些人可以先搜集和积累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或者说对生活的详细观察有所收获,开始觉得有研究的必要,需要解释这些材料。于是乎通过阅读和请教,学习人类学理论,了解不同学派的观点,熟悉不同的理论分析和解释路径,再加上用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比较研究技术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成为人类学家;另外一些人,在已经学术制度化的今天主要是从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在大学课堂中学习相关的课程,阅读人类学经典著作,听各路名家的讲座,然后再去进行田野工作,进行田野民族志写作,最终完成从学生到人类学家的历程。

这两种人类学家成长的历程应该说都是“悟”的过程。两种途径都需要理论,只是理论还是田野先行的顺序有所不同,即是先有了田野积累然后去领悟理论,还是先经过理论训练再去体悟田野的

差别。不论你走那条道路，理论与田野民族志实践总是不断互动的。有了一定的理论积累，就要考虑怎样用于田野实践，怎样在田野中发现生动的、可以延展理论的宝贵材料。而有了很好的田野材料，如果没有丰厚的理论积累也无从解释。或者涉猎了一些解释模式，但知之不深或者不了解近期对这一模式的批评和讨论，就会影响田野民族志写作的质量。在学术探索的过程中，也许有人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式，或者对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田野民族志作者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写出的田野民族志作品怎么谈得上较高的学术水平、较深厚的学术造诣呢？不注重理论的继续学习必然落伍。这就是人类学中所谓理论与田野工作关系张力的表现。

在大学人类学及相关学科课程中，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学术史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无论课程的名称叫做人类学史或者人类学思想史，甚至那些理论性更强的人类学理论课程，如果按照规范的教学路数，在某种程度上都应该是学术史，或者是以学术史为基础的课程。人类学专业的学位论文通常也必须要有人类学相关理论的追溯，要求学生得说出来在要讨论的那个问题上前人已经做了什么，哪些做得比较成功，哪些还有不足或缺陷。我们做的新研究就是在田野民族志材料和理论上对前人研究的超越。不然研究还有什么学术价值？钻研理论并勇于质疑才是真正的“学问”。

学术史的追溯能够使学科从业者不断增长学术问题意识。问题怎样才能提出来，当然要有不断质询和思考的习惯，但是更要有丰厚的学术积累。也许一位年轻气盛的学子能够不断地向权威提出“问题”，我们在鼓励这种精神的同时，也需要考量这种“问题”是不是学术问题。人类学学术研究需要积累。我认为，这种积累主要是说两个方面，也就是田野工作和理论。田野调查固然非常重要，而且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不过，并非去了“那里”，就是做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我们应当掌握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本方法，比如怎样拟定调查提纲、怎样做深度访谈、怎样记录和整理资料，等等。在比较研究中也需知道如何进行比较的相关问题，使研究不至于走上古典联想主义的任何事项的胡乱联接和对比较对象彼此间关系的任意臆想之中。人类学田野工作要讲究方法，在明了怎样做之后，必须有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考虑。于是就过渡到理论的层面。再细分的话，涉及到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关于问题的理论。前者是说从人类

学知识的性质、田野社会关系、学术伦理及价值和田野民族志著述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后者则是不同人类学理论流派对相关问题研究分析的基本取向、出发点、主要理论、重要概念和假说等方面的学术争辩。学术史的学习是我们有可能把握这些论争的线索，并找到自己的立场。然后再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去质疑现有的理论范式，提出你的见解，从而以人类学学术研究的话语参与学术讨论，丰富人类学思想库。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这本书及其他相关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中国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学科建设的意义和作用。随着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一些有关人类学理论和历史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在汉文读物中，除了一些从国内资料转述并加以国内学者分析视角的作品，也有黄淑媄、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夏建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王铭铭的《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修订本《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以及前苏联托卡列夫的《外国民族学史》汉译本等，对学习人类学理论发展历史颇有帮助。但是，国内的大部分人类学学科理论史专著，由于写作年代较早、国内研究资料或研究与写作时间的限制等原因，其中许多著作也没有能够具备人类学学术思想渊源到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这样宽广的视野，缺乏对某些新出现的理论的认真思考，在评述立场上也许难于把握分寸。在目前的人类学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面临教科书难以买到或不便使用，以及参考书匮乏的窘境。近期华夏出版社推出了这套“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书目选择起点高且多为近年出版，可以说是在人类学理论教科书编译方面的一大进展。

从目前来说，在中国人类学的建设过程中，当西方人类学已经开始对过去的研究进行反思，批判现有的理论范式的时候，中国人类学家却不得不在反思和参与国际学术界现有讨论的同时，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研讨方面开展大量更基础性的工作。最近几年来，人类学在中国大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某些场合中，人类学甚至成为了一个具有“些微”霸权的词汇，许多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和人类学联系起来。对大多数人类学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喜人的现象。然而，什么是人类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究竟有什么特点，对许多学生来说并不清楚，甚至有些已经对公众大谈人类学的人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相当大的误区。在人类学的发展中，一方

面要促进跨学科合作，在问题研究中淡化学科边界；另一方面又要明确学科认同，建立学科共识。对于人类学学科所面临的学科纯洁性与跨学科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处理，需要有更为系统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在我看来，对国外理论与方法的引介是这项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相信，这本来自人类学发源地之一的英国人类学家写的人类学理论教科书，能够很好地满足学术思想史训练的需要和中国人类学界及其他朋友们当下的迫切要求。因此，我们很乐意承担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一点儿贡献。

在本书的翻译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对书中提到的人类学家及相关学者姓名的正确翻译。对某些已经有了汉文译名的学者，有多种译法的，我们从中慎重选择，沿用了被多数国内人类学家认可的、约定俗成的译名。对那些目前暂时没有太固定的汉文译名的学者，我们一律以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为标准，进行翻译。

在附录一中列举的学者我们统一在该附录的中文译名之后注出其英文姓名，在正文中不再注明。为了检索方便，这个附录按照原来的英文姓名顺序排列。在正文中首次提到那些没有出现在这个附录中的学者姓名时，我们用括号注出了其英文姓名。在地名翻译中，我们也参照了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作为标准。民族或族群名称则参照李毅夫、王恩庆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民族译名手册》。

由于有一部分内容重复，我们在编辑时将原书的附录二“术语表”删去，但是对原书中特别介绍的词汇且在术语表中进行了添加说明的，在原词第一次出现的位置，根据这个附录加了脚注。这样既避免不必要地增加全书篇幅，也更便于读者理解相关概念。我们在翻译中，增加了一些族群情况及国人较为陌生的西方概念的注释。

为了方便阅读同时又能够查找到原文，在阅读本书的基础上扩充研究，在我们的译本中，只是在各章的推荐阅读部分将所提到的书名译出，而将参考书目原文刊载于书后。至于推荐阅读所提到的著作我们也标明了与参考书目相同的年代，以便对照查阅。通过这样的标准化操作，力求确保人名、地名、族名翻译的准确性，探索

汉译国外人类学家姓名及相关的地名、族群名称的规范，减少和避免目前存在的一名多译的不规范现象和任意性弊端。以便在学生开始学习人类学理论时，不至于出现译名混乱的状况，也可以说是加强学术规范和严肃学术道德的实践之一。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且时间紧迫，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位同仁多加指正。

译者王建民，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源，人类学专业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后；许丹，文化史专业硕士，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翻译分工如下：王建民负责翻译序言、第十一章、附录一、附录二，并对全部译稿初稿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审校，有些部分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几乎可以视为与初稿译者的合作成果；刘源负责翻译第一章至第六章初稿；许丹负责翻译第七章至第十章初稿。此外，第六章至第十章文稿的部分审校工作是由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刘统霞同学完成的。

王建民

2005年5月26日于京郊魏公村

2005年9月28日改毕

序 言

这本书始于为人类学理论课程准备的一组演讲笔记，但是它发展成了一些很不同的东西。在对手稿进行的几遍修订中，我一直在思考着如何看待观念史方面的人类学理论的争论、国家传统与思想流派的发展，以及个人及他们介绍给学科的新见解的影响。我最终用我相信是独特却折衷的方法完成了工作，我也相信这是在所有各种多样性中搞清人类学理论的最佳途径之一。

我的目的是在人类学实践者的兴趣的背景中介绍人类学理念的发展。人类学家们的兴趣时合时分，每个人类学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假设与问题。例如，博厄斯将文化视为一种共享的知识体，拉德克利夫-布朗则有志于将社会当作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丛进行探讨；这就引发了完全不同的问题。虽然我们的问题和假设可能与他们又不相同，今天的人类学家却对他们两者都充满敬意。这本书用主题和年代两种要素组织起来，我也力求同时一方面强调人类学理念的延续和转变，另一方面关注过去和现在的重要人物的影响。当人类学家们转换了他们的问题或摒弃了他们旧有的假设（时常会出现这样的个案）之时，或者当他们摒弃了他们直接的先驱者们的预设之时，在有些地方我也会强调断裂。在这些延续、转变和断裂背后的个人和社会原因是非常令人着迷的话题。

为了让那些还没有掌握学科史知识的人阅读方便，本书中包括了每章结尾的建议阅读书目、词汇表，以及一个包含几乎所有在文中提及其著作的作者们的生卒年表。那些较年轻的、在世的人类学家只有非常少的影影绰绰的出生年代资料。我也注意在参考书目中

提及引用版本年代的同时，用方括号注出原始出版物的出版年代。我在文中提到一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时，都会在方括号中标注出文章最初出版的年代。在参考书目中，在方括号中的单一年代是其作为一册书发表的第一版原语言版本的出版年代；而在方括号中的一个连续年代则是在一套丛书内所有篇章的原出版年代。

许多人为改善我的文本做出了贡献。乔伊·巴纳德 (Joy Barnard)、艾里斯·琼-克莱因 (Iris Jean-Klein)、查尔斯·杰德里吉 (Charles J. Drej)、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 (Jessica Kuper)、彼得·斯卡尔尼克 (Peter Skalník)、迪米特里·钦特吉洛尼斯 (Dimitri Tsintjilonis) 及三位匿名评审人都提出过有益的建议。我的学生也一直给予我帮助，他们提出了一些最好的问题并引起我对那些相关问题的注意。

目 录

译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人类学的视野	(1)
人类学和民族学	(2)
“四分支”研究	(3)
理论和田野民族志	(5)
人类学范式	(7)
人类学历史的视野	(13)
总结提要	(14)
第二章 人类学传统的先驱	(16)
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	(17)
18 世纪欧洲的人性定义	(19)
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	(24)
总结提要	(27)
第三章 不同的进化观点	(29)
生物学和人类学传统	(29)
单线进化论	(31)
普遍进化论	(40)

	多线进化论与文化生态学·····	(42)
	新达尔文主义·····	(44)
	总结提要·····	(48)
第四章	传播论和文化区域理论·····	(50)
	传播论先驱：语言学、缪勒、巴斯蒂安·····	(50)
	严格意义上的传播论·····	(53)
	文化区域和区域研究·····	(58)
	总结提要·····	(63)
第五章	功能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	(65)
	进化论先驱和有机体类比·····	(66)
	杜尔干社会学·····	(67)
	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	(70)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	(75)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影响·····	(82)
	总结提要·····	(84)
第六章	行动中心、过程论	
	和马克思主义观点·····	(86)
	行为中心与过程研究·····	(87)
	马克思主义研究观点·····	(94)
	三个田野民族志争论·····	(100)
	总结提要·····	(106)
第七章	从相对论到认知科学·····	(108)
	弗朗兹·博厄斯和文化相对论的兴起·····	(110)
	文化与人格·····	(111)
	原始思维?·····	(115)
	走向认知科学·····	(123)
	结构语义学·····	(123)
	总结提要·····	(129)

第八章 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到人类学	(131)
索绪尔和结构语言学	(132)
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人类学	(136)
结构主义和人类学国家传统	(147)
总结提要	(149)
第九章 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 和（其他）派别	(151)
后结构主义和人类学	(152)
人类学中的女权主义	(156)
两种标新立异的折衷主义	(161)
总结摘要	(168)
第十章 阐释与后现代主义研究	(170)
埃文斯-普里查德的阐释主义方法	(171)
格尔茨的阐释主义	(175)
随时代变更的概念	(177)
东方学、西方学和全球化	(179)
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人类学	(181)
总结提要	(188)
第十一章 结 论	(191)
国家传统与人类学理论的未来	(191)
对人类学史的进一步思考	(194)
总结提要	(195)
附录一 书中提到的人物生卒年表	(199)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08)

第一章 人类学的视野

人类学^①是一门理论极为重要的学科，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学科。在本章中，我们将探究人类学调查的一般性质。特别关注的是在不同国家传统中学科被定位的方式、理论与田野民族志之间的关系、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区别，以及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学科的历史。

虽然这本书本身并不是一部人类学史，但本书部分地是按照年代顺序组织材料的。为了理解人类学理论^②，了解学科史的某些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既包括学科的“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又包括学科的人物及事件。人类学理论各个侧面之间的历史关系是复杂而有趣的。人类学理论究竟是对事件的顺序、时间框架的更替、多种观念的体系、一套平行共存的国家传统的最贴切的理解，还是一种“程式跳转”（agenda hopping）^③的过程，将是这章结尾部分探讨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指引着我贯彻本书始终的研究。但是，首先让我们看看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性质，看看一些界定人类学的术语的意义。

① 从广义上说，是包括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人类语言学、史前考古学、生物或体质人类学的学科。狭义上说，是社会人类学简称。

② 理论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中那些引出某些关于世界的结论的话语、观点或者陈述。人类学理论集中关注寻求民族志的意义，以及对文化或者社会的概括。

③ 德-安德拉德（D'Andrade）提出的概念，指当旧有范式产生的洞察力越来越少时，研究者改变自己兴趣的现象。

人类学和民族学

多年来，“人类学”和“民族学”（ethnology）^①这两个词一直表示不同的意思。在不同国家，它们也一直有不同的含意。

英文“人类学”一词最初源自希腊文（anthropos，“人”加上logos，“话语”或“科学”）。可能大约在公元16世纪初，人们最初使用这个词来定义一门科学性学科（以该词的拉丁文形式anthropologium出现）。随后，中欧作者用这个词泛指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两门学科的部分研究内容后来被称为“体质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17、18世纪，欧洲神学家用这个词指神灵与人相类似的那些特征的属性。18世纪晚期，一些俄国和奥地利学者开始使用德文单词Anthropologie表示不同族群的文化属性（参见Vermeulen 1995）。然而，直到后来很晚的时候，这种用法一直没有被其他地区的学者广泛接受。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学者们逐渐开始使用“民族学”这个词，表示对于文化差异和确定世界上各民族共同人性特点两方面的研究。这个词的英文形式以及法文形式（ethnologie）和德文形式（Ethnologie），直到今天依然被欧洲大陆和美国学者使用。在英国和绝大多数英语国家中，则主要使用“社会人类学”这个名称。在欧洲大陆，虽然现在用“社会人类学”做为“民族学”的同义词正在迅速普及，但“人类学”一词仍然常表示“体质人类学”。的确，目前欧洲最主要的专业组织叫做“社会人类学家欧洲协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 或 l' Association Européenne des Anthropologues Sociaux），该组织成立于1989年，这个时期是该学科在整个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迅速发展的时间。在美国，“民族学”一词与“文化人类学”并存。

在德国和中欧及东欧部分地区，学者们对Volkskunde和Völkerkunde两个词之间，又做了进一步区别。这两个词语没有准确的英文对译，但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Volkskunde通常指对

^① 关于族群的研究，广义上说是社会或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词。这个词大致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在英国使用，但后来在欧洲大陆学术界和部分北美学术界使用更为普遍。